

永樂大典

四

228568

成都工學院圖書館

基本館

卷

〇三〇四

八字

卷

〇三〇三

人字



永樂大典卷之三十三

九真

人

詩文

唐韓昌黎集原人

形於上者謂之天。形於下者謂之地。命於

其兩間者謂之人。形於上。日月星辰皆天也。形於下。草木山川

皆地也。命於其兩間。夷狄禽獸皆人也。曰。然則吾謂禽獸人可乎。曰。非也。

人可。或曰。有曰字。指山而問焉。曰。山乎。曰。山可也。山有草木禽獸皆舉之

夷。指下或有而字。非是。指山之一草而問焉。曰。山乎。曰。山則不可。或無曰

字。三乎字。故天道亂。而日月星辰不得其行。地道亂。而草木山川不得其

平。人道亂。而夷狄禽獸不得其情。方無故矣。天者日月星辰之主也。地者

草木山川之主也。人者夷狄禽獸之主也。主而暴之。不得其為主之道矣。

是故聖人下視而同仁。為近而舉遠。仁或作人。非是。故齊泛說退之原人。

而東坡議之。曰。禽獸與夷狄異。夷狄六人異。而視而同仁。是以待人之

道。待夷狄。待夷狄之道。待禽獸也。孟子曰。蘇子之譏誤矣。退之圖曰。人為

夷狄禽獸之主也。故雖夷狄禽獸。亦必以仁恩待之。未謂人與夷狄夷

伏與禽獸等耳。且人則有知有識者也。禽獸則有知而無識者也。草木則有生而無知者也。禽獸固藏於人。而草木之性。又甚踐於禽獸也。而詩云。教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不泥泥。故得家志厚之德。至今稱沐以是仁及草木焉。彼草木之無知。若仁猶且及之。況禽獸乎。而又況於夷狄乎。以及人之仁及夷狄。以及夷狄之仁及禽獸。豈仁也。可以一切之仁。而遂謂人與夷狄禽獸等哉。蘇子大意必以韓子有一視同仁之語。故指之以為等耳。獨不念此語之下。不曰篤近而舉遠乎。是其言一開一闔。自附而自釋也。何嫌何疑而痛譏之。蘇子之譏。舍其自釋者而專病其自附者。以此而論文則雖六經猶時有譏也。況退之之言乎。若蘇子之譏所謂過甚之語也。自以過甚論人。而反以人為過甚。則真所謂過甚矣。古人之論人。曾不如是。然今人之論人。未有不為過甚者。論者不必必其當。唯母至於過甚而已。宋司馬溫公傳家集撫納西人詔意。元祐元年三月上朕聞王者必有四極。至仁無私。靡間華夷。視之如一。夏國主秉常。世守西土。蕃衛中邦。自其祖彝興以來。沐浴皇化。職貢時至。率多忠勤。仁宗皇帝加之寵名。祚以大國。錫予之數。歲則有常。雖因遼臣奏陳。士坡君臣失職。及務之詰問。曾無報應。神宗皇帝乃出師命將。極彼阨危。在於夏國主秉常。

實有大造。而所部之人。遂敢自絕。侵軼我邊鄙。虔劉我吏民。正旦同天。皆不入賀。國家已以大度置而不問。但絕歲賜。以俟悛心。不幸先帝違棄。萬國朕嗣。守令緒祇承前志。夙夜寅畏。迄今暮年。宣廣恩澤。無幽不振。而夏國主東常屢遣使者。造于闐庭。弔祭計音。愛修常職。朕惟江海之大來。則受之。豈復追念往昔。校計細故。宜捨其前日之不恭。取其今茲之效順。曠然前滌。與之更始。自今申教。將吏嚴戢兵民。無得輒規小利。擾彼疆場。凡歲時順賀。命有司率由舊章。必使拊鼓不鳴。烽燧無警。彼此之民。早祇晏起。同底大亨。不亦休哉。可布告中外。咸使聞知。翟忠惠先生集陳華等母張氏封室人制。具官某。昔先王班序顙毛。以齒授民。朕貴老達尊。庶幾忠厚。嘉爾眉壽。多歷年所。錫之命秩。以慰子心。可。孫覺奏議上神宗論不當召對小臣。詢兩府臺閣人狀。臣聞近者召對臣僚。雖或疎遠微賤。陛下亦霽天威。賜以清問。此固聖主好問盡下。推誠不疑。甚盛之德也。或聞進對之閒。陛下時時論及人物。上自兩府大臣。下至臺閣新進。使之區處題品。此雖陛下欲廣其聰明。不專一之言。以爲信。但欲周知郡下之智。能長短情狀曲析。然臣竊以謂知人。是舜所難。孔子亦曰。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得對之人。未必皆賢。而公其好惡。就令才識可采。

亦未必盡如人之明問答之際陛下不能不微見聖懷汎俗之情多事容悅度所喜者飾其賢觀所惡者識其醜或陛下必加酬對必滿其所言大臣聞之必懷顧慮小臣聞之必事朋黨臣以謂人主不得不知群臣之忠邪人材之高下苟於侍臣從官之中忠信篤實而好惡不私材實敏明而鑒裁不眩者時賜考察參伍其人亦不至於失士張魏公奏議奏乞多撥錢米招來北人狀臣累具奏陳乞兵淮甸利害區區愚意容有未盡理各密以上稟聖聽臣體訪得東北今歲蝗蟲大作米價踴貴日來亢甚中原之人極艱於食加以虜政名為寬大實行苛刻百姓皇皇莫不思變若不因此機會廣示懷撫中興之業何自而立臣愚欲乞戒諭朝廷檢照臣前奏多撥米斛錢物付臣措置招來吾人人心既歸虜勢自屈伏乞聖慈更賜詳酌早降處分張南軒集荅新及第人啓茲審承恩天陛拜慶親庭間里知榮士友增慰惟蒙名委實當思忠義之地國而學道愛人豈其利祿之是慕願擴昔賢之志永為鄉國之光孫湯奏狀上仁宗乞止絕官人出入臣伏見芳林園南宅見安故豫王靈輿至三月初三日方行損殯諸官奠酌慰禮已畢今見大內車蓋出入朝暮往還非全痛戚之情頗涉明遊之便道途窺覷僕御喧譁禁士縱欲嚴呵官人難於檢察誠為隱

賄亦合防機。伏恐奸細乘時。鼓機竊發。人之所忽。事不可知。伏請陛下以  
苦切在中。周思未及。臣叨司視聽。須至達聞。欲乞指揮。故豫王本宮人在  
彼祗候。朝夕祭奠。餘並止節。勿令輒出。深為利便。鄭剛中北山集三老人  
奏狀。臣初入陝西。即訪問高行之士。有奉議郎原州通判米璞。朝請郎  
前知隴州劉化源。奉議郎前簽書持州判官廳公事劉長孺。士民衆口一  
辭。謂璞當廢齊亂常。群僞爭追之日。杜門謝病。終不受污。開陝之人。見璞  
則知有朝廷。今雖童稚能道之。化源守隴孤城。既陷。虜守視之不得死。驅  
入河北。黨亂果隱民間。十年卒不屈辱。以歸。長孺當逆豫萌亂之日。嘗致  
書備陳祖宗德澤。勸其轉禍為福。豫怒毀除告牒。囚之百日。後復起之以  
官。長孺堅卧自若也。三人皆本貫耀州。業儒登科。亂離以來。糠豆不贍。而  
高風善行。藹然有聞。臣於本州津致前來。親加勞問。而璞苦風痺。右足幾  
廢。化源等已老。步履亦艱。雖作聖旨行下。發赴行在。緣以老病。各不能就  
道。伏念聖慈憐其陷沒之久。察其志節之高。特與除官。觀差遣。仍進官一  
二等。償其閒廢之日。使璞等優游祠。楹為鄉曲門戶之榮。實聖朝激勸風  
俗之道也。司馬溫公傳家集乞撫納西人劄子。元祐元年三月。上。臣先於  
二月中。曾上言。乞因新天子繼統。下詔赦西人之罪。與之更始。雖未遂。

其侵疆。且給歲賜。待之如故。此道大體。萬全無失之說。而執政所見。各有異同。沮難遽延。遂屏棄不行。臣竊聞。今來西人已有關報。定使副詣闕。賀登寶位。國家若於此際。又不下詔開而納之。萬一西人蓄怨積憤。肆其悖心。或有一騎犯邊。或於表牒中有語不遜。當是之時。雖欲招納。乃是畏其陸梁傷威。毀重何耻如之。臣之前策。亦不可行矣。伏望陛下。令三省樞密院。將臣三月三日。十二日。十六日。并今來所上文字。二處進呈。臣愚欲為國家消患於未萌。誠惜此機會。夙夜遑遑。廢寢忘食。陛下若俟詢謀。無同然後施行。則執政人人各有所見。臣言必又屏棄。凡邊境安則中國安。此乃國家安危之機。伏望陛下。察臣所言。甚易行而無所害。可使華夷兩安。為利甚大。斷自聖志。勿復有疑。取進止。劉孝孫集上神宗乞召對之。人量加試用。臣伏見陛下。講修衆務。揀拔人材。雖毫善寸長。畢蒙收采。英識睿鑒。前古罕及。然其間有召自遐遠。使之對揚天資。高明聖問。宏奧幽仄之士。乍對清光。舉動語言。過於兢畏。偶有罷去。能無沮傷。蓋其始召也。皆以為榮。及其罷去也。不勝其辱。況士人或緣臣僚薦舉。或為朝廷所知。比之輩流。必有可來。苟就其材器。各加試用。不惟不沮傷其志。是亦陛下覆載涵育之德也。素起農東。塘集天府。措置拘鎖人劄子。臣竊以又

情關兩折。橋略應。凡所以仰承德意。如惠小民者。不敢少怠。如清刑獄。如放贖賞。如寬征索。如蠲夏稅。苟可以召和氣。慰民情者。行之惟恐弗及。臣切見本府遵承舊降指揮。凡盜賊累犯。其人禁錮難制。與已斷逐而復回者。項簡永逮。拘鎖外縣寨。日給糧食。草藪之下。誠不為過。惟是積日既久。拘囚數多。歲歲增數。無由可脫。目今本府拘鎖已及玖拾柒人。若永久拘囚。不復再見天日。罪故可嫉。情亦可憫。在法竊管編管。各有年限。蓋未嘗終其身而拘囚也。今來亢陽關兩上件囚徒。所合措置。臣愚欲望聖慈。將見行項簡拘鎖之人。如元係配隸者。即押回元配所。如係強壯者。即照淳熙十年五月內。本府已承指揮。與分刺屯駐軍。其餘皆連各人家屬。分押出本府隣州界。庶幾奸盜有自新之路。無終囚之苦。亦感召和氣之一端也。韓元吉南澗集論。歸正忠義人。錢米田畝。予竊見。沿淮諸處。近緣虜境。早蝗歸正忠義之人。動數千計。若不優加存恤。無以昭示國家德澤。若欲家給人足。實恐州縣不能應付。而臣今諸處所申。多是便欲依諸軍例。盡行支破請受。或欲借請糧之類。並不分別人數。開具名色。有司執法。例皆不敢批放。而歸正之人。倚報日久。別無衣食。必至悔怨。理宜措置。欲望朝廷行下。逐處遇歸正忠義人到。且依常平法。大人小兒。支破錢米。如賑

濟之數却行取責數內情急充軍應得等仗之人。即與支破軍人請受撥  
 隸諸軍。或武藝高強情急充効用之人。即與支破効用請受撥隸効用其  
 不願充軍及不迭等仗別無武藝之人。且與接續賑濟錢米於淮南兩路  
 取撥閒田或官莊田土。支借牛具種子。各令服業。候至來年收麥時候始  
 行罷給。庶得上不虛費大農之儲。下有以固結歸順嚮化之心。洪道盤洲  
 集試驗揀汰人劄子。戊子正月二十二日上。二月一日依。臣近准樞密院  
 行下史正志陳請令諸路將揀汰使臣銓量人材非老弱者具名申上。本  
 府共有一百五十餘人。臣將揀選到人躬親看驗。亦有年未五十身無疾  
 病。可以從軍者。却稱係筆吏出身。不習弓馬。乃是竄名冒賞。分明臣竊謂  
 近歲軍實泛濫。無以矯革。此等人既已寄名得官。隨踵離軍。便與直隸行  
 五人一等。注授添差差遣。俸祿相繼。更不待闕終身微幸。誠為太甚。臣愚  
 欲乞行下諸路。向後揀汰使臣到任並令知通兵職官逐一子細試驗。其  
 年未五十非有廢疾之人。若或不習弓馬。即發回吏部。令與在部人衆同  
 理名次差注。庶幾履行陣傷矢石之人。有以甄別。伏望睿察。更賜詳酌。如  
 臣言可據。乞賜施行。取進止。唐旌看吾西山會真記識人論。上清玄格  
 曰。大道似不肖。盛德若不足。韜光晦跡。自衛其身。人不知也。道未足於已。

言已輕於人。事未克於內。驕已見乎外。好勝於人。人不知也。修真之士。識人爲先務。當其取士也。聽其言而觀其行。及其求法也。察其理驗其功。勿以人而廢言。防其大辯若訥者。勿以言而用人。防其善爲說辭者。或大醇而小疵。姑愚而終聖。修真之士。亦有知人之鑑。不可不奉無上之道也。又曰。古今聖賢。雖有兼人之智。普照之明。未嘗不先求於人。謂務學不如務求師。師人之模範也。黃帝求赤松子。半年方得中戒。經止于防外之失。劉安師王道原。終年始得小術法。又不及修養之事。陰長生不以馬明生。久病而怠其業。葛稚川不以鄭思遠家法。而誨于人耳。珠慶胡氏而始終如一。方方遇金華。而遠近相隨。張夢乾三遇海蟾。方得三乘之法。解志一一見旌陽。盡授九轉之功。王猛見長壽大仙。談笑之間。而識破大道。梅福遇大洞真君。步趨之次。而訣盡天機。歷古非無神仙。以入南州。然修真之士。不遇者於識人之際。不明也。其或道貌古顏。辯詞利口者。始謂得神仙。歷久弛之。常俗之輩。學而不遇一也。或業重福薄。不信天機。輕命重財。甘爲下鬼。錄人纖惡。棄人大善。雖見不聽其言。雖聽不納其理。終無所得。仙凡自隔。遇而不得二也。或博學篤志。切問近思。縱得真訣。自生懈怠。悅須臾厭持。久朝爲夕。改坐望立。成得而不守三也。又况交結狂徒。搜尋異論。廢

時亂日何以成功。古人上士始也博覽丹書。次以通參所參無異論。以人合道。所師無往徒。嗟夫。愚而自專。賢而不辯。賤而自用。邪正不分。論議人之去就。不可勝舉也。故古今上聖真人。未修鍊先修養。故曰。沐浴不可當風。若幽室靜房。閉目冥心。平身正坐。使元氣上升。通滿四大。上入泥丸。此真沐浴。真浴萬倍于外之水火也。又曰。不欲遠唾。以損氣。不欲疾步。以損筋。不欲極視。而昏睛。不欲極聽。而傷腎。不欲久立。而傷骨。不欲久卧。而傷肉。多睡濁神。頻醉散氣。多汗損血。力困傷形。奔車走馬。氣亂而神驚。登高登山。峻。魂散而魂飛。養形之道。安而不勞。勞而不乏。其力靜而不撓。撓而不亂。其氣外有所補。內有所益。然後識五行以保全。中和之氣。外固內固。真兩皆得趣。可以長久矣。脫顧論蔡。幼學論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所以與天地並。皆一本而已矣。求苟其本一。則物之盈乎天地間者。宜悉無以異。而豈獨貴於人。然驗其所形。見察其所稟受。則是一也。其散而為是偏。而不全參差而不齊者。則物各有得焉。而人之所以為人者。則不然。嗚呼。斯人也。固豈有所增益而後至者。蓋亦其本然耳。夫惟其本然也。是以與天地並立。而謂之三才。而其充之為聖人者。有以參天地之化也。自斯人不反其初也。則不知所以貴者安在。而後能充之者鮮矣。故夫子示學者以天地。

之性。人為貴之說。且天地吾得而見之矣。其孰為之初也。人與物吾得而見之矣。其又孰為之初也。嘗試求所以為天地者。於未判之先。而求所以為人。若物者。於有生之始。則天地未判。此一存焉。天地既判。此一寓焉。有天地。然後有人。有萬物。而此一形焉。大抵似相因。而非有以次第也。則人固無以異於天地。而萬物亦何以異於人乎。今未虎狼之噬嚙。而禽魚之飲啄。鴻鵠之騰翔。而蚊蚋之雜襲。則是物固有殊分。而自適者。鵲鵲之能言。而麟鳳之識時。蜂蟻之有別。而鳥鳥之知愛。則是物固有靈。而有義者。凡其所以然者。意者其必有初焉。謂之非天地之性。不可也。然惟其稟受之輕。而形見之偏也。是以囿於天地之間。而與人不相似。反觀諸人。則入而父子。兄弟。夫婦。出而君臣。鄉黨。朋友。發而為喜怒。哀樂。愛惡。敬懼。用而為動靜。語默。進退。行藏。蓋天下共由之。而不可以離。此特其顯而可見者耳。而其所謂初者。果安在。其獨無所同然者乎。且未正夫匹婦昧昧而不知者。其事親從兄之時。則孝悌之心。油然而生。推而上之。則一念之誠。皆足以進於善。而至於生生而不可已。又推而上之。則盡人物之性。而天地之化育。實於我乎。謂之聖人。是其所以然而所由生者。其不謂之初也耶。夫固與物同一初也。而若是。其殆不若是。無以立三才之道耶。雖

然均是人也。上焉者為聖人，而下焉者日用而不知。苟聖人矣，誠足以參天地，苟日用而不知也，則雖有是性，其異於物者幾希矣。人見其如此也，則以為聖人固有大過人者，而又不可以一等論。由是率天地之人而自賊，其責而聖人愈不可見矣。惟聖人謂是貴者天地之同然也。天地得之以為天地，而人得之。未始不可以參天地。故其所以垂世立教者，不徒曰性相近，而必曰成性。不徒曰性善，而必曰養性。夫求性之所以善，且相近者，莫切於愚夫愚婦。而所以養而盡其性者，莫若以誠。向使學者致知於其初，而存誠以力行，則習之而日察，履之而日著。其如父子君臣兄弟朋友盡道，其於喜怒哀樂愛惡敬懼也中節。其於動靜語默進退行藏也皆特措之宜，則聖之事自吾分內，而何異之有乎？夫子之繼斯言曰：人之行莫大於孝。嗚呼！此固其初者也。學者能於事親之時察之，則亦庶幾矣。徐誼論天地之性人為貴。知三才有同然之性，又知君子有盡性之道，而後可與言人矣。夫人也者，稟乎天地而同乎天地。配兩儀而三之，天孰有貴於此者？物交物而喪其真，於是乎始與天地不相似。紛爭之故起，戕賊之禍興。往往失其所以為人。世之言性者，至是而始無所據。惟君子為能知其初，則知吾所以為人者矣。夫且存而養之，察吾固有之純全廣大。

周流動循其則而使無一用之不盡。極而至於位天地育萬物。無往而不  
可。則盡吾所以為人者矣。是其為貴。雖夫人有之。而獨於盡性者得之。故  
曰天地之性人為貴。此夫子論性之要言也。自是言之不明也。學者不勝其  
多端。相持不決。而有異端之論。掇出而乘之。廢棄斯人之所以貴。一切委  
之渾然。謂人與物同乎一性。無有差別也。而後儒者之功用。所謂率性之  
道。修道之教者。毫末無所措。何也。視其生生之原。渾然而無別。固將悠然  
委聽若萬物然。視聽言動。不必於禮。心思智慮。一歸於無。聖賢德業。蓋幾  
於熄。所謂人者。又何有焉。嗚呼。古今論性失其歸者多矣。未有與夫子背  
馳而為害之極至此者也。告子曰。生之謂性。孟子昔嘗排之矣。孰知未是  
說之不熄也。飛潛動植。雖同乎一氣。造物之巧。無所加焉。物之為物。生始  
乎乾坤。而不能同乾坤之用。人之為人。亦生始乎乾坤。而終有以質乾坤  
之機。此性之妙。所以獨尊乎人。而與三才並列者也。聖人之論。蓋止於是。  
而無異說焉。此論一明。則學者之學。有所因而致其力。有所見而造其極。  
盡其所以為人。而同其功用於天地。此論不明。則學者之學。虛無放誕。高  
言相誇。失其所以為人。而卒於草木禽獸無擇。君子所不可不辨也。嗚呼。  
孰能推明此理。以定異說之滔滔乎。夫人之貴也。屈伸同乎天地之開闔。

動靜同乎天地之晝夜。唯而春吸而秋推而言之。固或少間。人見其若此也。盖有本之者焉。天地之本。不容言也。其可見者形於一元之運。分於陰陽。照於日月。澤於雨露。動於雷霆。凡所以為天地者。皆此性之形見也。人之本。不容言也。其可見者發於一心之運。為仁義為文武。為禮儀。三百為威儀。三千為參天地贊化育之功。凡所以為人者。皆此性之形見也。有生之初。不為聖賢有餘。不為愚鄙不足。人人有責於己者。此也。世之人。斷喪於嗜慾。顛真乎得喪。三綱五常。散亂紛雜。而所責者。乃不可考。此豈性之罪也哉。此豈足以與於三才之列哉。惟君子知其可責也。則於吾身之中。確然有以見天地之全。而盡其可責也。則於吾身之中。寂然有以具天地之全。使未人而能致知以察之。自盡以體之。皆自致乎君子之域。則天下皆其人也。皆可貴者也。世固有是理也。大道之行也。以先覺覺後覺。至於人人有士君子之行也。則亦有是事也。夫子之言。益信而有證矣。夫子之言性。初不多見。曰性相近也。曰成之者性。曰成性存存。雖寥寥數語。而推明此性之尊。初無曖昧不明之處。既而子思有率性盡性之說。孟子有性善之說。與六經之文。探賾索隱之辭。仁義禮樂之具。所以開明乎此性。而防檢乎此性。明白於天下。異論當無所厠其迹也。奈何荀卿為孔氏而有性

惡之說。楊雄爲孔氏。而有善惡混之說。韓愈爲孔氏。而又有三品之說。夫子之所以推尊斯人之性。而指示天下者。經三說而潰亂矣。三子之罵說。將以明道也。孰知其害道之至此也。雖然。若三子者。未必敢於爲異論也。見之不明焉耳。猶有扶持名教之心焉。並未廢夫脩爲之說也。嗚呼。未有若混人物之性於無差別之域。廢吾儒功用者之爲禍深且酷也。學者於此。要當相與明目而辨之。王宗度論善擇者制人。談仁義於戰國之世。儒者蓋難乎其言也。太苟難乎其言也。則儒者於此。亦必有權以濟道者。而入之。庶乎樂於吾之說者。猶可以異其聽。而漸去其習也。夫自源沮流。抑未歸正。不即其目前可喜之效。而安之於無所容心。儒者豈不能言之。而時方急於權勢功利之近効。則殆將以吾說爲迂也。迂固非知道者之所病。而道之不行。則亦難持王道者之所深憂也。故吾惟毋曲其說。以規利。毋捨其道。以徇人耳。曉然力辨義信權謀於毫釐之際。而假其制人之利。以婉吾說。而誘其入。則聽之者不逆。而言之者亦不迂。議者乎何尤。苟卿子。屢致意於霸王之辨。而繼之曰。善擇者制人。是固不可不擇王而行之也。然王者之道。豈獨爲制人之具乎。噫。吾固知荀卿子之言。在戰國之世。不得不然也。夫嚴於衛聖人之道。而尊王以黜霸者。固儒者之責也。然

狙於持其說之大。一切舉近効可喜之事。植之封畛之外。而不屑言。則時  
君世主。急於圖功者。且時曰。世務不可問之儒者。此固不知儒之罪。而亦  
儒者執論之過也。且儒者平日之所學問。之所講明。不欲濟世以求用。則  
已。如其有意於濟斯民也。扶持是君。而充擴是道也。又不幸而生於三代  
之後。而乃牢執其說。謂仁義之必無近効。王者之必不制人。優游不迫之  
治。必無斬艾懲創之利。彼無貪於吾之說。而吾略不假借於彼之所觀幸  
亦憂憂乎難入矣。其於立言垂教之責。則無負。而權以濟道。則未也。昔者  
孟子之書。蓋判義利。分德力。嚴乎其不可犯矣。而時亦有所寬。而道之以  
也。有所假。而誘之聽也。委曲其辭。而馴採其心也。教之以為仁。而與之以  
無敵之名。假制挺撻秦楚之感。以起其孝悌忠信之脩。屈先王於好色好  
貨不美之名。以開其與民同欲之意。孟子豈不知拔本塞源。一以正告之  
為得哉。抑亦因其資。而為之說也。吾觀荀卿王霸一篇。反覆明白。而言之  
者。不再而止。何其確於王霸之辨也。及其以制人之說。而為善擇者之  
攻。則又未免震於禦服求勝之事。又何駁於王霸之用也。嗚呼。荀卿子之  
意。則有在矣。戰國之君。富彊是狙。權力是勝。非可遽然納之於正。而拂其  
欲也。況道大則難從。効久則易厭。告之難從之道。而又違其効。以滋其厭。